

新兵伍万里，
倍速成长的青年演员易烱千玺

► 10版·热点

流量时代，如何培养青少年
刚健丰富、有创造性的审美观？

► 11版·文艺百家

《鱿鱼游戏》：
低幼滤镜下粗暴套路的胜利

► 12版·影视

夏加尔：流浪在艺术世界，用温情描绘苦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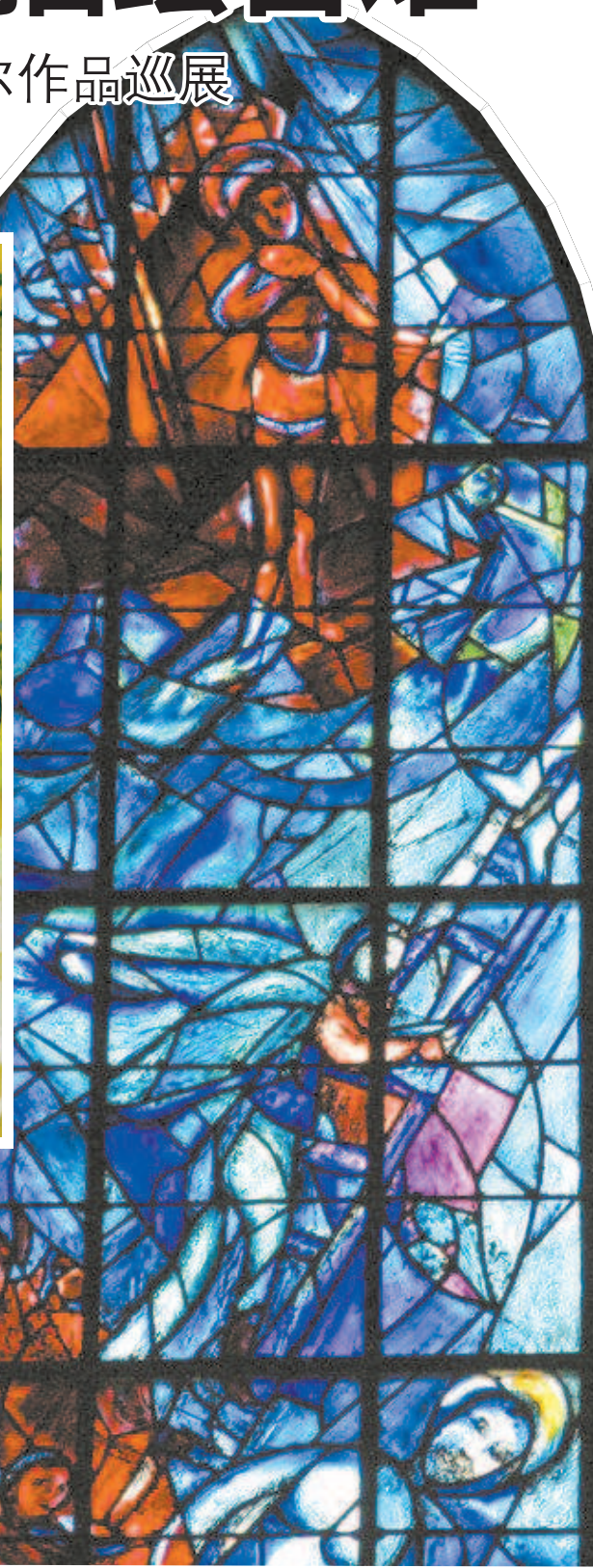
——评刚刚结束上海旅程、即将登陆北京的中国最大规模夏加尔作品巡展

罗佳洋

世界艺术史上，夏加尔与莫奈、梵高、马蒂斯、毕加索等名字同样振聋发聩。迄今中国最大规模夏加尔作品巡展刚刚结束在上海旅程、即将登陆北京，以154件真迹为中国观众提供了认识夏加尔的契机。

这是一位颇有大众缘的艺术大师，他的画似用甜腻调和了色彩，以天马行空的想象力呈现梦幻与纯真的世界。这却也是一个仿若流浪在艺术世界的孤儿，游离于印象派、立体派、抽象表现主义等任何一个艺术流派，始终难以被归类或定义。理解这样的画，重要的索引其实是夏加尔经历的苦难的人间真实。

► 《黄色背景上的恋人》(1960)是夏加尔在追忆年轻时与贝拉如沐春风般的爱情
▼ 夏加尔《紫罗兰公鸡》(1966-1972)集齐艺术家喜爱的马戏团、恋人、花束、灵性动物等元素



▲ 夏加尔为法国兰斯圣母大教堂设计的彩色玻璃花窗(1974)，因为局部

画中含有绿色顶盖教堂的城市，是他永恒的维捷布斯克；当飞翔的人成为画中重要象征，他获得了自由的绘画心灵

一个夏日的晌午，肆虐的大火眼看就要逼近维捷布斯克。这一天，马克·夏加尔仿佛先跟死神打了个照面，出生了。毕生的众多作品中，大火、火红的烈焰、红光一般的象征成为一种恒久的元素，仿佛暗示着他的生命之源。

今属白俄罗斯的维捷布斯克，在沙皇的旧时代，是聚集犹太人的穷乡僻壤。疲于生计的父母、早逝的弟弟大卫、被抄家的岳父母、流泪祷告着的老人、包围着已故之人的晃眼的蜡烛……忧郁成了夏加尔与生俱来的底色。然而，在他流离而漫长的生命长河里，相较于后来的许多经历，但凡与故乡、家人牵连在一起的种种却都是甜美，只因维捷布斯克是最触动他心弦的生命记忆。维捷布斯克以及母亲家利奥兹诺村庄的一切景象——泥泞的道路、绿色穹顶的犹太教堂、背着包袱行走的犹太老翁、待宰的母牛、从屋顶俯瞰下的鳞次栉比的木头小屋，还有那道火光在夏加尔数以百计的作品中（如《致俄国、驴和其他人》(1911)《我与村庄》(1911)《母牛与教堂》(1926-27)等）不厌其烦地出现，因而有种断言大体是可信的：带有绿色顶盖教堂的城市，那就是维捷布斯克。然而，这是夏加尔的维捷布斯克，这个梦境里的小城等同于现实，甚至比现实还要真实，这是夏加尔唯一的、永恒的维捷布斯克。

夏加尔的艺术启蒙是在维捷布斯克的一所画室。然而，他总受不了无聊的石膏像练习和考试。只身来到彼时俄国的首都圣彼得堡后，夏加尔跌跌撞撞开启了自己真正的艺术生涯。他遇到著名的“艺术世界”团体成员姆斯基斯拉夫·多布宁斯基和里昂·巴克斯特。后者是当时在欧洲如日中天的佳吉列夫俄国芭蕾舞团的舞台设计师。不知是否因同为犹太民族的关系，夏加尔得到巴克斯特的赏识，被公费聘请到巴黎协助芭蕾舞团的工作，这为他后来的舞台美术创作奠定基础。

在巴黎，扑面而来的是西欧世界对俄国艺术的排挤与蔑视，对这个下里巴人的否定。可另一方面，他一如既往地无法听从学院派的教导，石膏像、罗马柱的素描练习对他而言总是苦不堪言，他也不认同新古典主义、印象主义以及当时已

经占据上风的立体主义，因为在他看来，这些流派都没能真正描绘心灵。逃课成了日常，他更愿意去接受卢浮宫自由的洗礼。辍学后，夏加尔终于在蒙帕纳斯的“蜂巢”(La Ruche)安顿下来，那是巴黎的当代艺术中心。

夏加尔逐渐走上无师自通的道路。在献给好友、诗人桑德拉尔的《致俄国、驴和其他人》(1911)中，尽管表现的还是维捷布斯克的生活景象，但此处的挤奶女工第一次飘了起来，她的头与身体分离，飞翔在昏暗的天空中，从此，飞翔的人，飘荡的脑袋成为了夏加尔绘画的重要象征之一。逃离大地的农妇好像抛下了世间的劳苦，这或许也就是夏加尔获得自由的途径，远走巴黎是自由的，排斥教条、主义、跟随心灵的绘画也是自由的，此刻他激动地说：“巴黎，你是我的第二个维捷布斯克”。

不像马列维奇般执着于建立完美的理论体系，也没有康定斯基般贵族的自命不凡，他为平凡而真诚的情感创作

身处20世纪初作为世界艺术中心的巴黎，纵使面对立体主义的狂潮，夏加尔愤愤地反驳，然而成长时期的他还是深受巴黎的一切影响。我们时而在

着对于故乡的回忆
夏加尔《俄罗斯村庄》(1929)寄托



些作品中窥见来自卢浮宫的教导——对马萨乔、伦勃朗、德拉克洛瓦的模仿，时而又可在《亚当和夏娃》(1912)、《七个手指的自画像》(1912)这类明显带有立体主义、奥费主义风格的作品中看到不容置疑的现代派印记——野兽派那原始的极富张力的色彩、立体派形式拆解的身影，这不得不令人立刻联想到马蒂斯、莱热、毕加索、德劳内……

一战、十月革命等一连串巨变让夏加尔不得不长久离开巴黎这位无形的导师。婚后的家庭、女儿的出生促使他承担起一家之主的责任。十月革命后，俄国犹太人获得自由，“留洋”过的夏加尔成为维捷布斯克艺术委员部部长，怀着满腔热血回到家乡为建设艺术而发奋工作。可与此同时，原本他请来各路优秀的艺

术家，希望任何人的艺术都可自由发展，最终却导致流派间的恶斗。1919年末，卡兹米尔·马列维奇带着他的至上主义来了，短短几个月内，几乎所有学生、教师，乃至夏加尔门徒都被至上主义的无物象绘画所吸引。放眼这个越来越陌生的维捷布斯克，亲人早已逝去，一切都溃败了，次年夏加尔再一次追随自己的心灵，选择离开，且一去不复返。

也许正因夏加尔的遁世，让他幸免二战的炮火与纷乱，他似乎就此获得平静与永恒。夏加尔此后的艺术自由飞向心之所向的天空。不争的背后也许正是他心灵深处不可撼动的坚定和矢志不渝的温情，这使得他的艺术自始至终保有一种内在的稳定性。挚爱的妻子贝拉逝世后，夏加尔在悲痛中创作了《在她周

围》(1945)，洁白的天使从天而降，将一个透明的水晶球带给贝拉，昏暗的背景使得这个水晶球显得格外耀眼。水晶球里装着的还是那个带着绿色顶盖教堂的维捷布斯克。到了晚年，贝拉、还有和贝拉在一起的时光似乎更加强烈地萦绕在夏加尔心头，此次展出的《黄色背景上的恋人》(1960)便是他在追忆年轻时如沐春风般的爱情。夏加尔从没像马列维奇那样执着于建立一个完美的理论体系来征服世界，也不像康定斯基那样贵族式地自命不凡，为绘画披上音符的新装。他为平凡而真诚的情感创作，绘画无外乎是一首心灵的诗歌。就像他会祈求上帝让纳粹的铁蹄来得慢一些一样，他始终警惕自己易碎的梦境被搅动，他要毕生守护这个水晶球里没有喧嚣、充满温情

的真实世界。

二战后，夏加尔定居法国南部直至去世，源源不断的插画、舞台美术的订单让他享誉世界，可晚年的他依旧一刻不停地沉浸在无尽探索中，并学习马赛克艺术。当他把架上绘画的全部经验转化成兰斯圣母大教堂上的彩色玻璃时，他的艺术真的翱翔在空中，绚烂而虔诚。当年在巴黎，伟大的诗人纪尧姆·阿波利奈尔初见夏加尔的绘画时，嘟囔着说出：“超现实……”但我们需要警醒的是，此刻并没有“主义”的后缀。夏加尔仿佛是个艺术史上的孤儿，他那散乱的意象、倒置的脑袋、飘浮的人、瑰丽的着色不属于任何一种主义——当赋予他一种主义，就意味着给他扣上一个理论的假面，把他打入呆板形式的深渊。

“夏加尔”在俄文中是“跨过”“迈过”的意思。漫长的一生里，他孤独地跨过一片又一片的土地，迈过一次又一次的巨变，他总是隐忍地怀揣着一股看似温柔的力量，一股由质朴的常情、心灵的爱恨支撑起来的力量。

(作者为艺评人)

文艺辣评

别让“过度营业”透支了演员的价值

黄启哲

今天一个Plog(图片日记)、Vlog(视频日记)，明天一组杂志精修大片，过两天参加一档真人秀，晚上再来场带货直播……翻看当下年轻演员的微博主页，这已成为一种常态。

看起来与粉丝积极互动、更多展现本人生活化的日常曝光并无不可，可其负面影响正慢慢显现，甚至蔓延到了资深演员身上。比如《怒火·重案》里谢霆锋的表演确实很有戏剧张力，但不少网友表示就是忍不住想起他在综艺里拿锅铲炒菜的样子！同样，不管孙红雷演什么，只要他一笑，许多人难免想起他

在综艺节目里的搞怪表现。观众的反馈值得演员警醒——别让“过度营业”透支了自己真正的价值。

粉丝经济之下，艺人的任何工作行程与动态披露，都被“饭圈”称之为“营业”。而随着文娱产业和互联网媒体的发展，演员的“营业”早就局限于拍摄影视剧作品这一主业；广告代言铺天盖地，时尚红毯秀隔三差五，综艺真人秀档期排满，就连社交平台也分出微博、小红书、抖音，需要时不时发自拍、街拍和小视频，来满足粉丝。

而在各种“营业”中，对于形象透支最大的，莫过于综艺真人秀。“对于正剧演员，综艺的杀伤力实在是太大了！”网友如是感慨。面对一些优质影视剧中的“综艺脸”，观众总会不自觉地浮现出搞怪的形象，甚至于演员一亮相就引发观众笑场，频频出戏。遗憾的是，观众都觉察出的危机，很多演员自己似乎不以为然。甚至，每每有“爆款”综艺上线，有的演员还会在微博“毛遂自荐”要求参加。为了轻松“捞金”也好，维持热度也罢，出演综艺真人秀在短期内，看起来是个投资收益比不错的选择。可只要

把眼光稍稍放长远，但凡对于演艺事业有着更高的追求，就会意识到这是一种对于自身演员形象与价值的过度透支。

要知道，演员这一职业是需要一定的神秘感的。这种神秘感并非故意与观众拉开距离耍大牌，而是为了在影视作品中“百变”与“可塑性”。水无形而有万形，对于演员，道理亦是如此。“过度营业”让演员个体从人设到形象都深入人心，也就限制了他们在日后影视剧中对于不同身份、不同性格角色的塑造能力。对此，一些演技派尚且难逃综艺的“反噬”，更何况一些尚在成长期、尚未

有几部拿得出手的作品的青年演员？最终的结局不是常年混迹在各大平台，沦为油腻的“综艺咖”；就是张罗着美妆时尚教程，与“网红”比流量。

“沉得下心，耐得住寂寞”，这不只是面对作品时的心态，更应是贯穿从艺之路始终的做人姿态。我们能够理解在新人新作层出不穷的年代，迫于团队压力与市场倒逼，演员担心自己不常“营业”、缺少曝光度而被观众遗忘、热度不再的焦虑。我们也能理解今时不同往日，文娱产业运转逻辑变化将个体裹挟其中，爱惜羽毛何其艰难。然而，常态不

代表着正确，艰难并不意味着不可为之。从陈宝国到富大龙再到胡歌，都曾表达过“记住角色忘记我”的观点。比起一时出现在灯箱广告、霸占几天热搜、参与几档爆款综艺，演员真正值得骄傲的，是把形象留在经典作品之中，把名字留在表演教科书之上。而对于喜爱他们的粉丝来说，也应摆脱“饭圈”逻辑的绑架，清醒认识到，真正的“营业”，是演员潜心锤炼演技，带来更多优质作品，而不是比拼所谓曝光度与广告变现能力。否则，那一句回应大众批评的控评“请多关注作品”，只会显得更加苍白无力。